

晨報副刊

105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月

晨報副刊

105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農 副 報

十七年一月
第七十六期



星報副刊第七十六期目錄

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

講演

文學的貴族性 (三)(四)周作人講

論著

短篇小說的藝術 (一)(二)(三)(七)王秋

屠奴制災殃的作者——斯士活夫人和伊 (九)(一〇)(一一)先艾

最近的法國小說界 (一二)(一三)(一四)徐繼村

我們為什麼要作文章 (一五)(一六)施天作

文藝附錄

優子 (一七)(一八)(一九)胡也頻

葛葉霞 (二〇)先艾譯

紅葉村 (二一)(二二)(二三)馬仰曹女十

漁家女 (二四)(二五)(二六)許晴青

密約 (二七)(二八)(二九)(三〇)(三一)王秋

清珠子 (三二)(三三)(三四)(三五)胡也頻

除夕的化裝 (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〇)王秋

詩

安排 (四一)張鳴琦

風聲 (四二)胡也頻

姑娘 (四三)張鳴琦

戀歌 (四四)孫島譯

初醒 (四五)胡也頻

寶鏡 (四六)張鳴琦

權力與真理 (一)胡也頻

夏門 (二)張鳴琦

無題 (三)楊介德

春 (四)王兆荃

冬 (五)

離散於她之前 (六)楊介德

雜著

雜談 (七)自寬

家庭週刊目錄

論著

兒童教育 (一)(二)(三)(四)胡菊農

文藝附錄

說不完的故事 (一)(二)(三)東雨

人熊外環 (四)(五)黎赫

一首德國的兒歌 (六)心心譯

磨工之女 (七)克西譯

新家庭 (八)馬毅

身體的健康 (九)祝微

小說

離婚之後 (一)(二)(三)乾乾

友人之妻 (四)(五)(六)綺青



短篇小說的藝術

其次，短篇作家因了「簡短」的 The Halo of the Three Kings 或 The Snow Image 和「一致」的定例，被迫從事刪受他所描繪的人生和人物裡而許多不美麗的枝節。這種選擇的方法是完全合理而且是必要的；例如有的異樣的美麗和神奇。

何樂而不為！

總而言之，短篇小說在現代之所以深受讀者歡迎的緣故，顯見得牠是一種完全適合於我們現代生活的文藝。因為我們生活在搶着做事，搶着赴會的匆忙的狀況的今日，逼得我們不得不忙一個較短的時間內集中我們的精力，從這些短練的操作中，滿足我們對於驚天動地的

一九二七之冬，作於雪夜，
北京。

此，可知短篇的藝術，都是作家經，叫他們等候。」而短篇小說却過一番精密的選擇的；但是假如「更能」在這些「笑」，「哭」，「等」位長篇作家要把這些故事中的人物候」之外，另給我們開闢出一片真表現到冷嘲好處的時候，他便不能正有意味的，威激的，和神奇的境不把事情多說一點罷，——雖然其地：因此，到了「大本的寂靜的書所描寫的枝節有很多不美麗的豈也籍」包括了羊皮，證之高闊的時無法避免，因為要不這樣，他所描候，而短篇的作品仍在有人誦讀寫的人生將要陷入一種錯誤的情形罷。

短篇作家所予我們的印象，是

爾丁，薩克雷等人的長篇大作之內，也許覺得那些短篇的東西有點近於病態的罷。一篇長篇作品的成功與失敗，就全看牠是否有清晰，平允，自然，這幾點來判定的，但在短篇的作品便不同了，一個短篇的作家也許够得上送入瘋人院的資

詩
戀歌
孤島譯

——英國勃痕 (R. Burns) 原著——

(一)

輕輕地流着，可愛的阿富汗，在
綠深山中，
我也能看見，我喜歡一曲少女歌

(九) 戶神奇的境地——短篇小說人生的片段而非人生的全體。他說因為篇幅的限制，能使作家應用驚怖的，病態的，詭奇的材料，刺激過深，要是用在長篇作品裏面而叫人注意，一定不能給予讀者快樂的材料。例如 *The Black Cat*，*The Murder in Rue Morgue*，*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om*，這些作品，是阿倫·坡的藝術足以令我們欽仰的作品；但他確是一位巧手的工匠，絕不會不曉得這種工作不做便罷，一做馬上便會完畢的。四百頁的 *The Black Cat*，終究是不可能的罷。——

——點罷，——然而我們仍須承認吉

格罷。然而那作品仍不失為有價值的故事。

其次，短篇作家與長篇作家的區別，就在短篇作家在精悉人生的全部，而長篇作家却窺見了人生的全體。長篇作家如像鮑耳（Honoré Balzac 1791-1854）；狄立脫（George Eliot 1819-1880），邁立迪斯（Melidith 1828-1909）等人，是欲觀察人生的全體，將那繁複零亂的關係表現在他們的藝術之內的，而在短篇的作家，如像阿倫波，莫泊桑，吉百齡等人，就精悉人生之一部，集其心力

我的憂眠在你的潺潺河邊睡了——
輕輕地流着，可愛的阿富東，勿擾
醒她的好夢！
鷓鴣們，你們的嘈囂響遍了幽
谷，
野鳥們在荊棘野菓中鳴春，
鐵冠的小雀們，不顧地吹歌零
落，——
我請你們，勿擾醒我的睡着的
愛人！
(二)

短篇小說，是准許作家利用極其朦朧的暗示，美幻的象徵，詩的印象，脆弱太甚，以至不能投入長篇作品的壯健的組織中的幻覺。我們知道小說的範圍是極其廣闊的，英國批評家，提出人們嗜讀短篇小說的普遍的癡狂，是對於三層開的阿倫波令我們驚奇的藝術，長篇小說的一個根本的反動；也有人說，美國人所以不愛閱讀論文，是應該由短篇小說負其責任緣故，是應該由短篇小說負其責任。

因此，我們可以說，長篇作家對於人生之經驗實較短篇作家來得深遠，世界有名的長篇作家，半係年高，而富於經驗的人；反之，短篇作家雖然祇能洞悉人生之一部，同樣能勾勒出人而偉大的傑作。阿倫波對於正確的人生經驗，像是不甚完至罷，然而他的作品，躍在今日猶

可慰呀！你的岸邊。你的
 鶯谷也青青綠綠。
 野樹林中，滿開野花，迎風飛
 舞翩翩。
 在這裡芳草綠茵，殘陽沉暮，
 可慰呀！你過曲的調源。

晨報副刊

七

5

第二七二號

目錄

短篇小說的藝術

總歌
孤島

初
西
胡也

雜談
自

胡也

回中華民國

九日星期一

不愧為英文學中上乘的傑構。因此，世界著名的長篇，大半創設於年過四十歲的作家，而美麗的短篇作品，多出於二十歲至三十歲的青年。吉百齡十七歲的時候所作的《愛奇罕品》，為其一生得意之作，可

在他那小說集「山中雜記」(A 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 裡面的作品，均當其二十歲左右的時代。尚有一點，就是長篇作家祇要能給予讀者以清新正確的人生抗

評，雖在那作品的描寫，文筆，結構上稍有不能盡善的地方，也必能得到讀者的原諒與容忍的；但這位短篇作家便不然了，他必須於作品的描寫，文筆，結構諸點一絲不懈，方能產生深入讀者心曲之力！

所以深受讀者歡迎的緣故，顯見得牠是一種完全適合於我們現代生活的文藝。因為我們生活在搶奪戰的事，搶奪社會的匆忙的狀況的今日事，逼得我們不得不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集中我們的精力，從這些短促的傑作中，滿足我們對於藝術享樂的慾求！

一九二七之多，作於雪夜，
北京。

詩
戀
歌

孤島譯

(一)
輕輕地流着，可愛的阿富汗，在
綠深山中，
輕輕地流着，我將歌一曲爲汝
頌。

的憂眠在你的潺潺河邊睡了一
輕輕地流着，可愛的阿富東，勿擾
醒她的好夢！

野鳥們在荊棘野窠中鳴春，
綠冠的小雀們，不顧地砍聲寒
落，——
我請你們，勿擾醒我的睡着的

愛人！
(二)
偉呀！可愛的阿富東，你兩岸
的青山，
瞭盼你迢曲的澗源。

春盡日，我常在這裡逍遙，
看我的羊羣和我變魔家的茅舍和
籬藩。
可愛呀！你的岸邊。你的
豁谷也青青綠綠。

野樹林中，滿壁野花，迎風飛舞。
在這芳草綠茵，殘陽沉暮，

甜香的赤楊的嫩影，遮着我的憂悶和我。

(三)

清潔的河溪，阿富東，多可愛地流着，
你繞着我的憂悶的清幽小舍。
她纏綿足的時候，你恣意地奔過，
她激着你的清波，凝成愛花榮朵！
輕輕地流着，可愛的阿富東，
在萬綠深山中。
輕輕地流着，可愛的河流，
我爲你作此歌頌！
我的憂悶在你的潺潺河邊墮了。

雜談 自寬

北京。

中國人，不善於「幽默」，有吾家博士說過，還有其他他人也說過。

倘若人人真的非憤直率，也不算真幽默。

輕輕地流着，可愛的阿富東，
勿擾開她的好夢！
十，二，十六燕京。

詩 初醒

胡也頻

狂風如海盜之哨喊，
驚醒我翠有之夢——
我正與紅香爲伍，
與戈刺專制之帝王。

眼睜睜，滿着無限迷亂，
未能辨別這黑夜的深淺，
惟知這心血淋漓，
在表示我的憤懣！

我疾惡兒般的啼哭，
與獸語以求恕，
我願以靈魂之條，

劇 傻子(四)

胡也頻

很久以後，小二才抖擻地從草中爬起來，挑起那麻竹簍和杉木棒，提着無光的燈籠，無力而又用勁的，趕急地跑回土地廟。

這一夜他反反覆復的，輾轉在木門做成的床上，睡不着，總是閉着眼睛，他也依然會看到那兩個黑的人影，和更黑的那件拍着的東西。

第二天這鄉村便佈滿了這新聞：「萬興豆腐店老板昨夜吃醉酒，自己跳河了！」
聽到這新聞，小二更覺得奇怪，而且在他心中，就猜想，納悶起來。

我奮力張手，
待覓我的所失，
但除了夢痕之影的恍惚，
宇宙是一片虛無！
中國人，不善於「幽默」，有吾家博士說過，還有其他他人也說過。

的話，同而又恨之若不離于生食其人之肉者，是這類新君子技倆。此不過技倆之一種而已，其餘還很多。
欲罵一個人，又不敢，則在另一件事向另一人說，這又是一種類好事。毀人于有意而無形中，自己不失爲君子，聰明哉。從這事上可以見我們民族的誠是怎樣的可貴可愛(？)！
這誠說也可以說是幽默吧。

在文學的界域裡，也有這類同樣的情形。
卑卑不足道者多數是于自己無關。調自己——假說一個小小比喻吧——要人務忙，禮貌出來了。我是那麼常常想：中國人，若果是人人都有大膽子脾氣，大家真能在他與味上說出那真心欲說的話語，看看我們的文藝批評情形將成甚麼現象！可以說者，因「禮貌」而默然，不必說的又因「禮貌」而得吹吹：結果成了今日的樣子。講禮貌，凡事明利害，在一種全爲禮貌支配下的社會情形中，一些人就自然而成了一種中心人物了。
在另一種事業上可以證明這禮貌之不可缺者是作畫的人怎麼就能成名。此時中國的人欲作藝術家或文學家麼？你先把把生活的藝術學成，再來動手作你的事業罷。你能活動于某一種階級間，這



第二一七三號

目錄

黑奴籲天錄的作者——斯士活夫人評傳

耳義
紅葉村
馬家女

張鳴琦
馬仰曹
許麟青

回中華民國
十七年一月
十日星期一

黑奴籲天錄的作者——

斯士活夫人評傳(一) 楚先艾

(一)前言

單單提起「斯士活」三個字來和描寫的技巧——心裡只浮上一層，恐怕還有很多的人不知道這位作淡烟似的輪廓，終於飄散而去。

「並非不見經傳，」而且也不會的，我恍然，「這不是「黑奴籲天錄」的原文麼？」當時我讀的是愛與美的文學，讀者高興的，是言情的「創作」，偉大的一切的希望只是泡邊的，枯槁，已經過去了光陰！

我常想這日後的裡邊，是否還有可憐愛的因緣——終於我縮起肩膀，且自冷冷，冷冷的，行先思量，便對着人間——十二月八日。

我常想這日後的裡邊，是否還有可憐愛的因緣——終於我縮起肩膀，且自冷冷，冷冷的，行先思量，便對着人間——十二月八日。

我常想這日後的裡邊，是否還有可憐愛的因緣——終於我縮起肩膀，且自冷冷，冷冷的，行先思量，便對着人間——十二月八日。

晨報副刊

關於這部書，在中國，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影響。譯成中文時大約是民國二三年，或者稍早亦未可知，據我所見到的是民國四年的三版本。此書之不幸運可想，當初譯出後大概也沒有受什麼特別的歡迎，其結果，僅僅三版而已。

據聞從前春柳社在日本曾把牠編成戲劇，公演過一次，當時倒頗受歡迎，不少觀眾。是的，中國需要的是愛與美的文學，讀者高興的，是言情的「創作」，偉大的一切的希望只是泡邊的，枯槁，已經過去了光陰！

我常想這日後的裡邊，是否還有可憐愛的因緣——終於我縮起肩膀，且自冷冷，冷冷的，行先思量，便對着人間——十二月八日。

我常想這日後的裡邊，是否還有可憐愛的因緣——終於我縮起肩膀，且自冷冷，冷冷的，行先思量，便對着人間——十二月八日。

我常想這日後的裡邊，是否還有可憐愛的因緣——終於我縮起肩膀，且自冷冷，冷冷的，行先思量，便對着人間——十二月八日。

Isle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一冊，他們上面都有「一點說及斯士活」，但是都簡單得很。可憐之至，連黑奴籲天錄的名碑上一個小傳都沒有——除開林老先生的既序又跋——詳細的更不用提了。

詩 意義

張鳴琦

也許這詩日總不得安閑，悲憤着人情的苦悶，然而我又何必呢？雖然說這詩的作品已遠過於其傑作——而苦於買不到，並借也借不到。

十二月八日

紅葉村(一)

馬仰曹女士

劇中人物：
李亞元夫人 年約半百，面有愁色，看起來好像六十多歲的婦人。(簡稱夫人)
李情如 夫人的女兒，方自解



第二一七四號

目錄

黑奴顛天錄的作者——斯士活夫人評傳

權力與真理

胡也頻

紅葉村

獨家友

中華民國十

七年一月十

一日星期三

詩

權力與真理

胡也頻

黑奴顛天錄的作者——

斯士活夫人評傳(二) 魯先艾

(一) 斯士活夫人生平

海雷·俾濟爾·斯士活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原姓Beecher，名字叫海雷·伊里薩白·俾濟爾(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斯士活是嫁後的改姓，西曆一千八百一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生於美國Connecticut州Uitchfield，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一日卒於Hartford，葬在Andover。她從小就酷好自然、Connecticut(她的故鄉)的花草樹木、山川湖澤無一而非她的摯友。夏季降冬地都很自由的到處奔跑，簡直是一個快樂的鄉下小姑娘，做園藝、搬運木料，和她的弟兄們成天流山玩水。後來她自己曾說她最初完全是由大自然的啟育。她的父親萊曼·俾濟爾(Lyman Beecher)當時是Uitchfield的牧師。她承襲了她父親和母親露克爾·福德(Roxana Foote)的偉大能力和宗教的熱忱。不幸得很，福德夫人在一千八百十五年便棄世的女兒而長逝了，那時斯士活不過才五歲的光景。她母親臨死的時候，把她的六個孩子都叫到跟前，祈禱他們都要抱定對基督的信仰，而且變成福音的傳道者。和他們的父親一樣。斯士活每一回憶她虔誠的母親勸善抑惡的禱告，就宛如活人還在她面前。在她父親的圖書館中，她看見很多關於神學的書籍，還找到「天方夜談」(一千八百一十一年)等書，那時便養成她對於文學的嗜好了。這位牧師的圖書館除開書的東面也非常豐富。他簡直是鄉鎮智慧生活的最高權威。鄰近的牧師都來道里討論神學的問題，斯士活在一旁聽着他們的高談闊論津

津有味。她還遇着一位昔日游過西印度羣島的姑母，她是反對黑奴制度最著的一人。斯士活常常聽她說她怎樣在熱帶的夜間坐在窗前盼望着那島嶼帶着牠的一切罪惡和不幸沉入大洋，她也和牠一同沉下去。她聽着心裡深受了。她又不時到教堂去聽她父親的講道，尤其是關於蓄奴的演說，使她受很大的感動。這大概都是她後來反對黑奴制的起因。

她十二歲進了學校，在校中很好作文，而且有一次她的文章竟拿到學校展覽會去誦讀。題目是「Ca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be proved by the Light of Nature」。議論嚴肅，做得非常之好，簡直不啻一個年方十二的小學生的手筆。她的父親恰好聽見了，大為讚賞，他忙問：「這篇東西是誰做的？」牧師答道：「你的女兒。」後來斯士活年既長成，知道名譽的可貴，她不由這道遺憾，恍然如昨，很得意地說道：「那是我一生中最高傲的一刻啊。」

一千八百二十六年俾濟爾博士擔任波士敦神學院(Andover)教會的牧師，斯士活便去依着在哈佛辦學校的她的姊姊帶着(Catherine)居住。哈佛的牧師(尼羅王朝的一位希臘貴人)，費產生在一本書裡。她對宗教情形的大改變，說她從來沒有像今年夏天(1830)這樣的快樂過，從此她相信世界上有愛，有天堂了。

這時她已經滿了二十歲。她的生活思想一經變動，對於著作竟發生了很大的興趣。這個時期斯士活是夢想做一個詩人。她使動她的作家早已深切的觀察和注意了，相差有二十年後，同樣的景象就發生在斯士活那時候。有一學生她會說：「你曾見過關於上帝的事情嗎？」那小孩子很迷惘的緊着牙齒。[「你知道你是誰造的呢？」]「沒有誰，我所知道的。」「就

一封信中懺悔，「我不知道我適合做什麼事情，我只願青年時就死去。」比活着好得多，我怕打擾人家。你不知道我是感着如何的不幸吧？我是這樣的無用，軟弱與孤獨啊。媽媽常說我是一個奇怪的，矛盾的人，有時我簡直不能睡覺，呻吟喊叫以至於中夜，白天我

又只得強為歡樂和得志的樣子，笑得太多了，爸爸就得罵我。」她的姊姊懷德和兄弟愛德華，兩個對宗教都有一點懇切的觀察，他們有五年總是談話或者用書信給斯士活傳達他們的意見。她才漸漸為罪惡的覺悟所屈伏。她在哈佛寄居在一家快活的親戚家裏，那家也有一個女兒寄居在斯士活的父母處，互相交換。她宛如在自己家中一樣。學校的功課把她的引誘住了——算術，拉丁文，法文，圖畫，無一她不用心學習。因為她一方面還要幫先生的忙，管理和她年齡相等的學生。她慢慢也有溫暖的情愛了，加入和他們一同娛樂。不久她寫信給她的弟弟，透露她對於宗教情形的大改變，說她從來沒有像今年夏天(1830)這樣的快樂過，從此她相信世界上有愛，有天堂了。

在這種雄健的起伏之中，人而變成爲舞臺，貧富，強弱，聰明與愚昧，大家相聚，演悲喜之劇。啊！若干的世紀奔去了，山河皆已變樣，惟權力與真理，尙爲循環的報復之勢力。

北京。

到奧河鎮(Ohio River town)，他們住在胡桃山下(Walnut Hills)，離城約有二哩之遙，這個地方風景頗佳。斯士活姊妹二人懷着很高的希望，在那里又開始起她們的學校來。但斯士活却不很服該。塞先艾地的水土，身體漸次衰弱。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她到聖路易(Kennett City)去旅行，爲觀察南方的新聞馬仰。同着她去的人說她好像關於道路田場什麼都沒有注意，只是漠不在意地坐着沉思。黑人的一舉

良報副刊



第二七五號

目錄

黑奴顛天錄的作者——斯士活夫人評傳

塞先艾

紅葉村

馬仰曹女士

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十一日

二日星期四

黑奴顛天錄的作者——

斯士活夫人評傳(三) 塞先艾

其後十四年算是青年太夫在C.年已被她父親和姑母的反奴熱下

neland享受快樂和家庭生活的時一個基礎。她對於她父親的印象

期。她的七個孩子有六個是生在更為深切，她給友人的信中說得很

那里。她非常得意，在書信中還清楚：「一千八百二十年我還是一

同她的朋友表示自己的「不可一世」個小孩，當時給我心理印象

」，好像就不會對外做什麼大事似黑奴而發的憤慨了。我記得老

的，其實不然。斯士活教授在校

的月薪非常微薄，而且學校幾年才

給他半數，於是年青的母親不得不

做苦工，各樣的事務得做只要弄

到錢。因為沒有錢，僕人用不起

，一切孩子的瑣碎麻煩都落到斯

士活夫人身上來。清早第一個孩

子醒後就要給他穿衣裳，晚上最

小的孩子又要包好把他放睡下，他們

誰也要他照料。同時還要煮飯，

掃屋縫補衣裳。她常常歎息說，

「這些瑣碎都是我所有的日子造成

的，的確，我是一個除開孩子和家

務務只有一點思想的苦工呵。」

但這個時候，她還忙理像開始年

或者報紙寫些小品文字，為增加

一點進款，幫補家用。一八四三年

(一作一八四九)她把這些短文收

集起來出版了，定名叫「山查花」

(The Mayflower)。

斯士活因為性情的柔和，對於

社會很有興趣；尤其是她的獨目的

環境左右她如此的。目前最使她

驚心的當然就是蓄奴問題了。黑

奴勢工制度當時在美國南部非常

長報副刊

官吏的助力，事情已經快成功了。

他們忙把她裝進一輛運蓋著的車

子送到二十哩外的一個朋友農人家

去。隨行的慘景，斯士活良心上

更受着很重的打擊。

當時到inchin來了一個很

聰明正派的人，就是白雷博士(D

·Bridges)，他辦起一家反對蓄奴的

報紙，建議大家公正地來討論這個

問題。但是有兩回被蓄奴者從選

脫滿過來的一個暴民對他的報館下

以攻擊，把印刷品損壞，把鉛字版

也投入了奧河。結果白雷只得把

他的報紙移到華盛頓去。又有萊

夫愛愛(Lovejoy)其人，在Alo

·Hindley辦一家反奴報紙，暴民不

惟把他的房屋燒掉，而且把他本人

也在他面前槍決。連和他協作的斯

士活的兄弟愛德華·俾濟爾也同時

斃命。於是，一時頓呈恐怖的現象

，凡反對蓄奴制度的人無一不遭攻

擊或暗殺。幾乎鬧到人人自危。

斯士活每天總是不斷的看見黑奴

的逃亡的可憐與販賣夫離子別的慘

慘。她的心由擾亂到極頂了。

這時她著作之心油然而生，又

偶爾寫些文章投寄各報。她的丈

夫和友人都極力促進她從事文學，

尤其是她能藉此生利。事實上也

是如此，一牀新地毯的需要或者是

欠賬的補足，她就可以寫作品出去

她最小而最愛的孩子病了。

她擇扎不安好幾天，他終於死去。

這算是斯士活女士家族第一次的

死亡。她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不勝悲苦。

一千八百五十年斯士活先生被

聘為包爾敦大學(Bowdoin College

之教授，這是一個很有名的學校，

萊桑，即費羅都在那里畢業。於是

全家都搬到梅爾鎮(Maine town)

去了。在那里薪水很多，他們十

七年的辛苦，如今算是輕鬆一點。

斯士活夫人也有閒暇的時間來思

想與寫作，作品也漸漸成熟了。

這個時候恰好「逃奴律」(Fugit

ive Slave Law)剛剛通過。這個

不惟給南方主人一種在自由邦中追

捉逃奴的權利，而且促成別州的人

也來幫忙這種事業。斯士活從住

在波士敦的弟弟和弟媳得到一些消

息。

他們描寫逃奴律施行而發生的

慘狀給地地，說地裡逃奴比鄰

下更為便利，所謂求得自由的搖籃

的波士敦，都開門以迎獵奴的人。

這種可哀的景象，筆墨簡直不能形

容。許多家庭都分裂了。有的逃

藏在頂閣與地窖之中。有的逃到

碼頭乘船到歐洲。還有到坎拿大

去的。有一個可憐的奴奴，他是

做瓦器買賣的，並且還能支持他的

家庭，他想起離別多年的主人又迫

着往坎拿大去，最多的天氣，他連

車船都不敢坐，赤腳前往，兩足凍

得都要斷了。斯士活女士一聽說

不由大喊道：「我簡直不相信，真

令人驚詫，可憐，我真願意和他一

塊兒沉下去，一切的罪惡和惡毒都

沉下海裡。」她又給她一個小兒

子的信中說道：「我的心都破裂了，

……乞求上帝讓我做一點小事，

紅葉村(三)

馬仰曹女士

夫人 你沒有上你父親那

裡去麼？

不會去，我在風鳴縣。(是

他們的老家)

你在風鳴，他們叫你怎樣？

很好！我先到湖山的外環

家，我以為你在家理。

後來我想你一定在風鳴，那

知你又不在！(哽咽)但

伯叔都待我如上客，忙這忙

的事他們都向我說了，並且仲伯找了我兩項稿子，一個女僕，兩個長工要來接我的。

夫人

（冷笑）「哼！現在的人真勢力眼，假而具一天情幾個，你知道，小倩，我到這理也是他們逼我來的。啊！當你父親要我搬到鳳鳴——他不願意我和他一起住在上海——說情願給我十元一月的費用，這十元他還帶得出的呢。他說鳳鳴的房白住，米米白用，十元還不足夠嗎？我也因為不願住在那裏惡劣的家庭，出來自己可以得點精神上的快慰，聽得他有這樣的提議，我就答應他了。那知住不上半年，叔伯又有閒話了：什麼『坐吃現成』呀，『好吃懶做』呀，我起初很不服氣

夫人

（冷笑）「哼，現在的世界可不行了，做得越惡人，越得好報，蛇蠍其心的人，倒得享富貴榮華，還有人去附和，崇拜他。你想，你父親是什麼樣的人？什麼社會主義呀，人道主義呀，那理就吹，這理提倡！再回頭看看他父親的鏡子，黑那重重。」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後來也想通了，我們自己一家的人尚且恨我入骨，何況他們伯叔呢？人生的苦味我都嘗過了，一個人要到了真正的山窮水盡時，他纔能為自己尋出一條路來，所以我現在並不很苦，只是時常想起你，小倩，只有你是我的！有一天我病的很重，我怕我不能見你了，後來一想，你也大了用不着我操心——小倩，你說！」

（淚流）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情如：「現在我也回來了，過去的事我們當它一場惡夢好了。（忍淚）媽！你歇一歇吧！」

夫人：「小倩，你知道白居身有兩句詩『人生若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唉！小倩，你看這句話多麼傷心呵！」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夫人

（這時門前的池水，被西風激起微弱的鳴咽，樹上的紅葉簌簌地打入窗內，好像預備將這層層慘淡的空氣迎接出去。）

（完）

漁家女(三)

許晴青

他那位外甥一生多被運命戲弄，心裡鬱結着多少愁恨，所以地獄上帶着囚禁的樣子，但心地着實的很爽直而誠懇。

她將佛蘭西所遺託的事，一切都鄭重的答應了。

她坐在他的牀沿，低着頭，眼淚滴落到地氈上。她不敢睜眼待死的人的面目，因為那面目是懸別世界的最後一幕的悲慘的陰影。

「女兒，」佛蘭西對他女兒說，「我一生對於你時時體貼我的心，使我很快樂；但在我現在要死時，眼見你還是獨身一人，這是我心裡感到十二分不安的爲這事你將來的身世。」

「爸爸，我願你不要惦念我的身世。實在的，我相信我個人的生活，足可以安慰我的心。」

「這是我說的，因為我終年漂泊，對於事事都沒有認真求是，所以耽擱了你。」他還是一味說他要說的話。

「不，並不是爸爸你耽擱的。自從我兩次和我的情人絕裂後，我感到我無所附屬男子，同時我認爲大部分的男子都是女人的魔鬼，所以我早已指定的人生是要獨身的。」

佛蘭西的眼淚不但濕潤了他眼上的睫毛，而且滴下在他的面側，使他的半邊頭髮都濕潤了。他接續的又說：

「女兒，長大那有不嫁的道理

？那能在此這般大年紀時還是獨身的？你將來的苦楚，也許就是現在我所感到的滋味。」

佛蘭西感到他父親臨死前，揮扎那最後的餘息，還顧到將來的苦楚，她受了地獄心的感動，感動得使她再抑壓不住她的眼淚，落下來，雖然這點眼淚是她不願意在她父親未死之前流下，恐怕使她父親感着時，心更要痛苦。

「女兒，我死後你可將我葬在我先時同你遊過的那我所欣賞的山上。那山你總記得吧。」他又低微的說。

「是，我記得很清楚。」她抽噎的說。

他那外甥力的想穩定他的心緒，但他那不寧的心緒終於受這那時最冷的安息。於是她開口勸他安心靜養，不要多說。

但佛蘭西聽到他那外甥的說話後，感觸他心裡劇烈的顫動。他沉痛的對他外甥說：

「老親戚，我總可以這樣稱呼你吧



第二一七六號

較量錙銖。是呀，這時她充滿了成功的喜悅！

喬約（獨幕劇） 王秋
活珠子 胡也頻

從此在南方住下。在那里她寫成
『Dinah』，也是對奴制的劣點提出
抗議的作品，她又寫了一些小說表

永的興味：如 *The Minister's Wife*，*The Pearl of Orr's Island*，and *Agnes of Sorrento* 等都是那時的產物。

黑奴籲天錄的作者——
斯士活夫人評傳
(四)
遼先艾

病士活此時雖已和黑奴異地而居，但往最還不時憧憬在她軟弱的心頭。她又很驚訝與不高興地聽了許多平常人和信教徒各方面的意見，他們說蓄養黑奴是一種保護合法的權利，一切的反對都是陷國合法的聯合瀕於危險。甚至於熱誠奉救的人民都異口同聲這樣說，而且有時竟帶忙著奴主人去找回逃亡者，她真痛心極了。她罵他們根本不瞭解蓄奴是什麼，根本不沒有

式，她簡直忘掉她四周的景物了。她心中活躍地浮起一幅信仰崇篤的，黑人臨死的圖畫。強烈的情感幾乎刺戟得她大聲的哭泣了，回家那天下午她鎖上門，把她急風似的過過心頭的幻象在紙上捉住。這

一個故事先讀給家人聽，孩子們被教皇服了，其中的一個含淚嗚咽說道，「啊，媽媽，養黑奴在世界上真是一件殘暴的事啊。」這個小故事的命名叫「叔父湯姆之死。」Just

給他的太太買件綢衫。其結果竟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第一天居然就辦出三千部，八架機器趕着排印，還是供不應求。不到一年在本國兵，她的兒子毅然就要去從軍。我賣掉三十萬部。在英國起初對斯土活忙阻止他。他說：『我不願奴奴生活還有點懷疑，但第二年去應募，我竟沒有驗見人。人家於四星期內銷數超過一萬以上。』

不久又賣出一百萬部之多，除聯經嗎？不 她算是勇敢地答應了，因警告書以外，小說書籍的銷路到這為她相信這國是上帝的意旨，罪惡樣的情形，真是空前罕見。法國已經造成了，國家非有一次大犧牲同年也把这部書印出，銷路異常流不可，沒有人注意她們的眼淚的黑鴨，一家書店就出了五種不同的版。如母親，南北眼淚有大羣的哭泣者不。此外還譯成意大利，西班牙就要來陪伴她們。她送她的兒子瑞興，荷蘭，德意志，波蘭等近上前敵去。他在格特斯堡（Greeth）國的文字。荷蘭有兩種譯本，Rebelle）受了重傷回來，從此，還有一件要補說的，就是面

有一天在波斯敦的弟媳忽然寫信給斯士活說，「現在，海蒂呀，假若我像你那樣會用一枝筆，我一定要寫下一些東西，讓全國都知道。著奴是多麼一件慘無人道的事呢。斯士活女士的全家都可以記得起來當時收到這封信時的情景。」斯士活大膽向家人讀讀來信，「我一定要寫點東西讓舉國洞悉著奴的生活」(Uncle Tom's Cabin)或「低賤慘狀呀」，她從椅子上跳起來，把手中的信箋揉成一團，給孩子一個很深的印象的表情，喊道：「上帝助我，我要寫一點東西。」只要我以為這樣一個不普遍的題目和一個活著，我就幹。」

女人的作品當然不會有什麼大銷路

良報副刊

她不時還到大庭廣眾中誦讀她的得意之作。生命的波濤不息地滔滔前進，她的丈夫突然患病了，她看護了他一個很長的期間。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她的丈夫終於逝世。她晚年度着靜謐的生活，她的情願奴制的怨氣已經得伸了。斯士活博士死後，她又活了十年才這世界長辭。她的遺產傳到各國，上下人士無不為之震悼惋惜。據說受過她的恩惠的恩奴，尤為之哭泣。然而斯士活夫人已足以不朽，一部「黑奴圖天錄」，在人間投下一道不滅的光輝，大可以與天地長存，日月終古了！

密約(一)

王秋

登場人物：

男 二十二歲。
女 二十歲。

鐵路工員 二十四歲。

地點：山半一樹林內。

時間：春之月夜。

場面：一個凸出的山麓前面的涼亭

活珠子(一)

胡也頻

大約十二個少年和中年，在初秋太陽剛偏西時候，一個個的，說說笑笑，連綿地向一家還不曾竣工的新蓋的房子，低下頭，繞過那竹籬笆矮矮的小門去。

這些人到了泥磚墻和石板地，亂地堆着的天井裡面，大家便聚攏來，蹲着，站着，以及把身體斜斜地靠在新的白木柱上。他們中間有的掏出烟包來吸煙，有的沈思般現着無意識的笑臉，有的閑談，間或機噐的俏皮別人一句句粗俗的可笑的話，但多數人却說着關於他們所未完的工作，和估量這一家人新蓋的頗大的房子，因而又聯想到將來住在這屋子的是些什麼人——官大人，紳士老爺，也許是很闊的軍福的財主吧！

總之，這些泥水匠在他們休息時候，是各人有不同的閒情，淺近的但又很複雜的意識，談笑，是一種類似無憂的快樂。

他們在休息中，不知時刻，正看着太陽往西的牽度，約摸地想到應該去開始工作了，也像在冥冥中，大家都有一種相同的暗示，便

周圍環繞着大樹，亭的背後，橫着山的陰影。從林木的空隙處遠遠望去，但見峯巒巖壑，林木幽深，一切沉浸在月夜的銀光中。

亭的左方一條通達山下的石道，月色朦朧中可以隱約窺見，來道生滿了葳蕤的奇花異草。在此月白風清之夜，萬籟俱寂，只有亭外的泉水，在不絕聲響的流動着。

亭的內面放着一張中國式的短足八仙方桌和一盞長的檯燈，一種極細白色的月光從灰綠色的窗簾間透射下來，斜照在亭內的幾張上。

開幕：一個服裝整潔，神情瀟灑的青年男子，在亭內來回踱着步，他不時用了期待的的眼光向左右方石道那邊望過去。約摸五分鐘後，從那邊徐徐走來一位年青女人，她的姿容美好，健步閃動有神，穿一身素靜的縐衣，條短合度。

她來時，右手中提了一隻柳籃，柳籃內滿盛了酒菜等食品。(急急走出亭外迎接了女人，一同回到亭內，把柳籃放在桌上，嘻笑着)當這樣美麗的月

會意的各自走開。於是，樂隊的便拿起來木柈子，爬到牆上去，輕輕的單調的時着，上上下下地用力往下提，鋪瓦的便爬到屋頂上，刷灰的便用他的薄薄光光的刷灰刀，站在牆壁前，俯俯仰仰地塗抹着，還有幾個手藝較低的，便拿着把鐵錐，在天井的一角，翻來覆去的翻和石灰和泥土。

這些人，在他們不同的工作中，似乎很明顯地表現着互異的性情如下：

用大的木柈子築牆的，屬於粗魯；輕輕慢慢地刷着牆壁的是富有忍耐和安分；搗亂似的，但其實是很規矩，並且勤勤，調和石灰和泥土的，是勤苦；敏捷和輕捷，如同小偷，這是在屋頂上來往自如的鋪瓦的，其實，從工作上所顯示的未必和本人正像，有時竟相反，這譬如上面所說的各種不同工作的那些人，在其中，所謂小偷一般的小偷，王大保，他就老實，謹慎，並且還帶點傲氣。反之，用刷灰刀塗牆的陳老三，却不但不安分，直率，簡直是非常放散，油滑和陰險的，聽說他們不停地在繼續着各自

夜裡相會，好逢，我的愛人男兒！
(興奮狀，但抑制着不露。)
靜！靜！別大聲！提防那遊了人會聽見！

這決不會有的事，現在快到了下

一點了。(指指點點)你帶來那麼多東西幹什麼？

(轉身坐在凳上，雖然的神色。)
給你餞別！心

疼的，你不說明天就要離開這兒？

男 (和女人並肩坐了)可是你的男

意想到底怎樣？

女 (故作不解)什麼事？

男 (親熱地)就是我要求你的那女

件事，你到底怎樣回復我呢？

女 (不耐煩)嘿！你瞧，又來了，不要再提那件事兒罷，

因為我有點怕。(作思

想狀)

男 你在想什麼？

女 我嗎？我想起三年前以

前。

男 三年前以前——

女 (從容低語)是的，三年前以前

的某一個秋夜，我倆不也黑黑

在此地相會過嗎？啊！光

陰裏過得真快呢！(感傷地)

工作，但除了必須打呼的木柈子

築牆的那幾個人，其餘的大概便

可不是！那時我還沒到S

埠去讀書，咱們不是常來這地

方玩嗎？可憐我在這別後三

年的時光內，沒有一時一刻不

想着你！

男 (悲苦狀)我呢？你知道我的

心嗎？自從你去S埠，心

裡差不多時刻存着你的影子，

可是，心疼的，你怎麼在這三

年內連半封書信都不寄給我呢

？……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

女 (又轉臉笑)

男 好！你罵得我好！我

到很想寄給你個信，可是沒有

那樣的機會！

女 怎麼機會？……這才訪社！

咱們這兒不也有郵差嗎？

男 郵差？他能夠給你送信却不

替你保險！假使那信被別人

接去偷拆了怎麼辦？我的名

譽不打算，你的身家性命還要

不要？

男 你真過慮，我却没有想到這